

我們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本觀點

江上鷗

九月一日歐洲各大城市傳來的電訊，德軍三路進攻波蘭，歐洲大戰，業已正式開始，一九一四年七月末日比利時境內殘忍恐怖的情況，業已重見於德波邊境，兩國一部分城市的居民，已慘遭空軍轟炸，歐洲之和平時代，已經告終，人類將走進歷史上空前的浩劫。

在歷史的觀點上看，歐洲戰爭不是今天才開始，所謂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際上八年之前（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早已在滿洲開始，而蔓延到全中國，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和中歐。當日本開始發動戰爭之時，世界情勢，還沒有像今天那樣的惡劣，但因英法兩國沒有制裁侵略之決心，一次一次失去了可以消弭戰爭的機會，遂令德意自大，到今天，戰爭已變成不可避免的災禍，雖然有人還在進行和平運動，然而和平之希望，不絕如縷而已。

近幾年來，法西國家狂熱鼓吹戰爭，要求重新分配世界，歐洲資產階級不能進行集體制裁，都想把自身的危險，轉移而加之於蘇聯，這種心理作用，破壞了英法蘇的合作，也激成了德蘇關係的改變。併吞中歐小國之結果，已使德國之地位加強，而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之成立，更使歐洲形勢完全改變，

今天的歐洲，既無足以屈服德國的集體力量存在，亦不容許再犯慕尼黑錯誤，我們固絕對不願意看見人類罹於空前的浩劫，但客觀事實上，戰爭是決定的了。而且決不以德波戰爭為止，英、法、意、意大利、將立即被迫參加，而歐洲乃至世界其他國家，也將不能保持完全的中立。

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如何發展與如何結束呢？這問題現在來討論，似乎太早，八月二十七日華沙報紙上登載一文，預言這次戰爭的結果，德國將失敗，而被迫割地。勝利的英國、法國與波蘭。這一次戰爭，將是世界史上空前大規模的戰爭，其實際行程將是非常豐富與曲折變化，無人能加以預測，但戰爭本身，是社會發展的一段行程，其整個趨勢，是這一時代的歷史條件所規定的，可以大體指出。這次戰爭是資本主義總危機的基礎之上發生出來的，而以資本主義國家互相衝突的形勢出現，但這些國家的內部關係，亦已陷於緊張之狀態，尤以法西國家為甚，我們不能忘記，第一次世界大戰進行到第三年，一個最大的帝國俄羅斯，起了社會革命而脫出這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這種可能性更其增加，第三帝國特別有爆發的危

險，幾年以來，英法各國所以對戰爭表示躊躇，也就是怕引起這種危險的緣故。其次，戰爭將使歐洲各國，無力顧到在東方和非洲的廣大殖民地，今天殖民地民族覺悟之程度，已與第一次戰爭時代不同，在這次戰爭中，東起印度，西至摩洛哥，必然要發生廣泛的民族獨立運動，這種運動首先將使大英帝國趨於崩潰。

依目前德意與英法波二個陣線各種條件來說，在戰爭之初期，恐怕兩方面都不能取得決定的勝利，但戰爭如果延長到三四年，則歐美內部的社會革命與亞洲非洲的民族革命，不可避免的要起來，那時候，不但戰爭的形勢改變，戰爭的性質也改變了。我們相信，第二次世界大戰雖以帝國主義戰爭開始，却必以革命戰爭終結。其結果，帝國主義必然崩潰，而第三帝國與大英帝國，因其統治階級本身的脆弱，最有可能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之俄羅斯。那些想像這次戰爭，也將是一部分帝國主義勝利而一部分失敗，祇是一種幻想而已。

歐洲的戰爭，必然要影響到中國，這種影響是有利的呢還是不利的呢？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觀察：第一、歐洲戰爭一開始，英日頗有妥協的可能，英國將不復有餘力援助中國，但也將沒有什麼東西賣給日本。第二、美國在歐戰的初期，政府將保守中立，而人民却多半同情英法，美國人記得參加前次歐戰的損失，在歐洲未起社會革命之前，美國

智 子 但在停 澤的火的車出了亂子

希特勒併吞捷克以後，他的餓吻，便伸觸到北歐各國來。米美爾、但澤便成爲他貪婪目光中的兩瓣肥肉。米美爾很快被嚥下去了，不過但澤這塊肥肉裏，似乎長着很大的頭骨，很久以來，他嚷着嚷着，一邊似乎吞嚥爲難，一邊所謂「收復但澤」又載明納粹聖典中，期在必行。所以歐洲人對但澤問題多心裏探探不安，覺得星星之火很有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烽火的可能。於是大家咸嘆地說：但澤真是一歐洲新的神經痛點！

現在這星星之火却真的引起燎原之勢了。所謂但澤市國社黨「首領」的福斯德於九月一日宣佈但澤併入德國版圖，對希特勒「效忠不貳」了。同時德國軍隊已三路進攻波蘭。德波大戰已全線展開。這無異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就這樣地行了揭幕禮。一九四〇年至一九五〇年的「最後戰爭」，終於因「一個波蘭人，在旅行中當火車停在但澤時，鑲着的牙齒出了毛病，用手插進嘴去把牠處理時，那張着嘴的難看的姿勢，觸怒了一位月台上的青年國社黨員，以爲波蘭人是對於他的制眼的仇視和擲槍，就拔出手槍一槍」。這場面恰做了

從「底里牛斯山展開到亞比利亞的戰爭的導火線」。今日的局勢，正不幸而中了歷史家 H. G. Wells 的預言。不過時間提早了半年

(一) 德國爲什麼要侵略但澤 但澤位於德國東普魯士與波蘭走廊中間，正當維斯核河口，係波羅的海的重要港口之一，居民百份之九十六屬於日爾曼民族，幾全爲德國之城市，但其居民的繁榮，全賴波蘭貿易的發展，不論在軍事上，經濟上，對於波蘭均佔極重要的地位，如果德國佔領該地，不但可以威脅波羅的海沿岸諸國，且可任意封鎖波羅的海的交通，施行軍事上及經濟上的壓迫。

過去德國竭力拉攏波蘭，他的原意明顯地是想拉波蘭參加侵略集團，作爲反蘇聯的急先鋒，德法西斯拚命使邊境與蘇聯接近，爲的是想攫取烏克蘭的倉庫，實現第三帝國的企圖。納粹們很聰明，它意識到只有拉住波蘭完成這 迷夢，所以，在甜言密語的誘騙之下，簽訂了一個有名的德波協定，這條約的簽訂，在波蘭不但毫無所獲，反而失却了法蘇的友誼，斷絕財政的援助，削弱自己的國際地位，而在希特拉這一方，獲益就非淺鮮了；它利用這一條約，使東 得到波蘭的保證，遂放心爲所欲爲，始而擺脫凡爾賽和約一切義務，繼而又毀壞洛卡諾系統，現在德法西斯的羽毛已豐，一百五十萬的正規軍，荷槍實彈，全國進入戰時的狀態，準備着血腥的屠殺，它鑒於波蘭日漸傾向和平陣線，少了一個東進的幫兇，因此，藉口英或

將堅持中立（如有社會革命，美國將不能不干涉），但美國對於遠東的態度，不會有改變，美國資本家不願斷念於中國市場未來廣大之希望，即不能讓日本獨佔中國，美國在一定時機對日本施以一點經費壓力，例如前次宣布廢棄美日商約，這樣的舉動，其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三、德蘇關係改變以後，蘇聯一時或者也將保持中立。但蘇聯對於西方邊境，仍需配備強大之兵力，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蘇聯對於遠東，必然仍取監視的態度，和繼續以極大的熱忱援助中國，我們原來得之於英國這一點軍火經濟援助，現在必須轉而得之於蘇聯。蘇聯本身未直接參加戰爭，必然能盡力供給中國以這些援助。這樣看來，歐戰發生之後，在中國方面，除了英國的援助將減少外，其他友邦將沒有根本的改變，而且不能得之於英國者，還可得之於蘇聯，但在日本方面，則向日的盟友德意都已毫無作用，而且有崩潰的危險，因此，日本的形勢，已變爲絕對孤立，而中國却仍是多助的。我們記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乘歐洲各國無力顧到東方的機會，向中國提出有名的二十一條，而且迅速發展而成爲世界強國，但當時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日本已經不在興旺時期，而走進了沒落時期，中國已不是一個可以聽人欺辱的國家，二十年來，在亡國的危險前面，它自強了，進步了，業已奮起爲自由而戰爭，同時，蘇聯的存在，更使日本不能自由發展，而在美國眼光中，日本也已不是像石井蓋辛協定那時的「無害」了。

波協定，妨礙德國安全，竟片面的廢棄德波互不侵犯協定，提出收回但澤，對波蘭作種種的威脅。但是憑什麼德國說「收回但澤」呢？我們似可不必夷考但澤的沿革，若推溯起來，但澤還是先隸屬波蘭，後來轉到條頓騎士之手。可是希特勒以為第一次大戰前但澤曾屬德意志作為今日強奪的理由，這實在無稽。因為十五世紀以後，幾百年來但澤都無在波蘭宗主權下的自由市。一七七二年俄普奧三國第一次瓜分波蘭時，但澤總歸給普魯士，第一次大戰告終，波蘭復國，據威爾遜總統十四條原則的第三條，把但澤仍變為自由市，置於國聯的保護之下，在經濟上使依附於波蘭。後來又經過了國聯盟約及但澤協定等條約，便造成但澤的現存關係。希特勒要收回但澤，如也可以視為有根據，那麼，無說波蘭也應該永遠被德國之類瓜分的了，另外的理由，就是說，但澤有百分之九十六的日爾曼人。這也是無稽之談。我們姑不論民族國家之區別，就根據法西侵略者所說的一民族國家一吧，然則捷克怎麼併吞的呢？總之，德國蓄意侵略是事實。而波蘭怎樣對付呢？這在波蘭的表示中，已可明瞭了。

(二) 波蘭的堅決表示

波蘭是歐戰後的幸運兒，它擁有三千五百萬人口，三百萬武裝優越，訓練精良的國防軍，軍費的支出是相當龐大的，全國預算的百分之五十都用於軍隊，它位於波羅的海諸國和巴爾幹諸國的中間，於歐洲的均衡局面起着決定的作用，這難怪希特勒們的首腦在過去幾年中，在但澤不斷地進行着無恥的宣傳煽動。但是，奧地利、捷克、米美爾的先後淪

亡，這給了波蘭以可怕的教訓。去年十一月蘇波協定的締結，一變其一向為侵略者搖旗吶喊的作風，而走向和平陣線裏來。在波外交人員對英法當局談話中可以看出波蘭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決心抵抗，同時柏克上校長久僕僕於倫敦道上，接着英法對波蘭互助協定之成立更增加波蘭打擊侵略的決心。

(三) 英法對但澤問題的態度

英法在一幕黑幕之後，對於德義之侵略行動，可說是在着慮於失利的地位，由於張伯倫的妥協外交，達拉第的尾巴主義，雖然犧牲了弱小國家的利益，求得歐洲一時的苟安局面，是事實的答覆，而一而足德法西侵略擴大其行動，迫使他張伯倫達第政策的轉變，對於此次但澤的問題，相繼向希特勒提出嚴厲的警告，特別是英王在告民眾書中，號召全國一致團結，以堅決的態度應付當前的危急，法總統自勒倫亦發表演說，謂法國酷愛和平，同時為着自衛，對必要之犧牲，絕不規避，緊接着法空軍的易地飛行練習，英空軍舉行大規模操演，這都是證明英法兩國的决心應戰。

(四) 但澤問題引起了二次世界大戰

到今天為止，雖然德波間已起激戰，不過從各方面觀察，但澤問題是否引起大規模二次大戰似還是問題。第一，波蘭雖得到英法援助表示決心抵抗，可惜事先反對蘇聯，參加集體安全制度，忽視了世界和平的真正友人，一個強有力的鄰邦，它對侵略者仍存在着一種幻想，譬如波蘭政府到了八月三十一日通知英政府還說：波蘭接受英方建

議，並派駐德大使里甫斯基為代表往謁里賓特洛甫。希特勒用和平談判的方法，解決波蘭的問題，像這樣猶疑和缺乏誠意的表現，這就等於說明沒有抵抗侵略到底的決心；第二，英法兩國在外交上的地位，已完全定於法國，法國在外交上的地位，已完全處於隨從的地位，張伯倫此舉雖覺悟到過去政策的錯誤，放棄了西歐單獨安全政策，但對侵略者仍打算不把和平之門關閉。對於蘇聯參加歐洲的事件中，成見過深，詩想把歧途，終於失去了與蘇聯締約的機會。可以說這是脫不了慕尼黑黑風的作風，九月一日，伯倫雖發表了重要的聲明，但一希望德國勿再造或有刺激之事件，俾雙方對於彼此少數民族間不滿之點，可從容設法談判，可知依然存在，這看了英法大使的忙碌，可知第三德國法西的囑詐與狡猾的本事，乃隨時抓住時機，利用對方弱點，在有利時，佔但澤市，造成既成事實，使波蘭無從措手，俾英法無法援助，時至今日，在希特勒為有利時機已到。目前對於英法的強硬表示，則報以訕笑，輕描淡寫，態度從容，能利誘的慣技嗎？希特勒九月一日在眾議院的宣言中對英法提出保證，並說明與蘇聯與意的關係，便可看出他的手段。與蘇聯與重計，其實仍含有高度的理由，我們雖見到法聯結時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與民族，先未從速建立起來，這安全制度的子國家與民族，先未從擊爭所遺給這人的星星之火，竟至於燎原，那歸咎於張伯倫輩的無星之火，竟至於燎原，那不能

有國德出看以可也，中測預的略戰戰大來未對者記國德這從？呢約締聯蘇與會歷怎國德

測預略戰戰大界世來未

一個德國軍事記者著 沈默譯自Timo and Tide(時與潮)

有這需要
·編者·

英法現在繼續努力在外交上或其他方面上讓步，以圖離間或分化德意。英法這種策略正是有利於德意軸心的宣傳，因為柏林和羅馬都不願英法明瞭軸心的真意——密切不可分的團結。

德意軸心的共同大目標是征服世界而犧牲英法的現在世界地位。德意現在已把他們的整個經濟力，整個的資金和整個的勞力投資在擴軍上面。這種國家的資本到某時期必須一獲得紅利——也就是說，德意軸心必須達到它們征服世界的目的，否則必定破產。

例如，假定在未來的二十個月內，希特勒或墨索里尼不能夠有新的征

服或不能在國際舞台獲得重大的政治成功，那麼在它們現在瘋狂擴軍的情勢下，德意的經濟行將凋竭，兩國人民也要有革命的爆發。然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必不能甘休而對此任聽演進。因為這一事實，西歐各國祇有先行開戰以收先發制人之效，假如不想坐視德意兩獨裁者的地位益形加強以至於得到直接進攻法英的成功好機會——在目前，德意直接進攻法英尚不可能。

如果德國或意大利單獨，或兩國聯合向某弱小國家進攻並佔領或吞併之，則英法兩國將何以對之？下邊的戰略推測就是針對着這一問題。可是，一待德意軸心對英或法（或同時對英法）直接進攻，那麼下邊的戰略推測僅可部分的有效，因為屆時整個戰略局勢必有新的變化。

對於弱小國家受攻擊英法將何以對之這一問題的答案祇有這樣，英法必須放棄觀望政策，並且要進行反攻——當然要對德意軸心一齊反攻。然而，在攻擊之初，必須先向德意軸心較弱的一國進攻，不管當時軸心較弱的一國事實上是否真正侵略這一弱小國家的正兇。

任何軍事行動的成功與否都是以能否集中力量於可決勝負的地方為轉移，即使同時在其他各線須暫時採取守勢。

假使在未來幾個星期或幾個月內德國進攻波蘭，並且在戰爭初發時意大利也不作何侵略的攻擊，那麼英法將怎樣應援波蘭呢？此時英法進攻的戰略可作如下假定：

所有法國軍隊應集中在萊茵河和比利時，並調回北非的法軍。英國的遠征大軍可出發大陸。英國的艦隊可以阻止德國佔領丹麥，因此英波與英蘇間的海道可得保持開放。

然而，如果墨索里尼始終在尋找何時何地可以進攻西歐國家的時候，英法對德的軍事行動自應保留一半力量以備應付意大利。因為墨索里尼必乘英法集中主要兵力應付德國的時候，在地中海和北非進攻。墨索里尼這一反攻的結果將迫西歐全體國家（至少一部份國家）的軍事行動，因為力量的分散，時間的消耗和不可避免的混亂，而行停止。

須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兩個獨裁者不得不相依為命，因為他們都曉得二者有一個被顛覆，其他一個必隨之而衰頹。這兩個獨裁者間唯一的基本問題就是誰先進攻？西歐國家不應為這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亂其戰略。

英法地中海艦隊是佔最大優勢（這一優勢在相當強大空軍集中下必更形強大），可以摧毀意大利艦隊而在短時間內結束對意戰事。結果，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亞，利比亞，西班牙和阿爾巴尼亞的軍隊必陷於孤立，意大利國內的軍隊必被阻止不能出境，意大利的港口都必要遭受英法聯合艦隊的封鎖和轟擊。到了此時，意大利的投降必是不可避免的。法西斯制度必整個崩潰。

此時，意大利就不能再是西歐國家的軍事對手，或德國的同盟者。德意軸心也就隨之瓦解了。西歐國家唯能循此戰略作猛烈的

軍事行動，才可迫佛朗哥保守中立。反之，如果西歐國家首先對德國作主力的攻擊，則意大利因為沒遭遇西歐國家的主力，必將在地中海和北非開始進攻；在這種情形下，佛朗哥必和意大利立在一條戰線上。

在英法以主力進攻意大利的時候，蘇聯必須以軍力援助波蘭。蘇聯的最重要援助並不是陸軍（或僅特別技術部隊如重炮隊），而乃是空軍。這樣必不能造成波蘭的任何革命的危險。同時，空軍也能迅速的進入波蘭，不像陸軍需要幾個月期才能集中波蘭。

當然，蘇聯必不能首先對德開戰，但是假如英法對德國軸心實行進攻，那麼蘇聯就不能坐守中立了；因為德意軸心對西歐國家任何可能的勝利，對於蘇聯都有不利的影響。最要者，德國如進犯波蘭（也就是在東戰場）蘇聯即應盡力與德國的陸空軍交戰而予以牽制。

所有這一切戰略計劃必須以英、法、蘇、波能否有一統一的作戰計劃為轉移，有了統一的作戰計劃，四國才能同時甚至在各戰場上行動一致。因為唯有蘇聯空軍由波蘭以攻德國，才能使德國空軍的主力不能攻擊英法以應援意大利。

西歐國家在進攻意大利時，自然對德國

陷於恐慌中的日本戰時經濟

沈汝海譯

日本對華的侵略戰爭，把該國的整個內部生活愈來愈深入地陷入了經濟恐慌之中。據英國的「經濟學者」什誌今年第六號所載：在一九三七年之前，就是在中日戰爭開始之前，由於軍火工業的強迫發展，整個日本工業生產的指數表示了相當向上的傾向，從一九三八年下半年起，工業生產就顯出了低落的趨勢或者有趨於停滯的傾向。一九三八年日本政府對於許多工業部門採取了更嚴厲的限制。紡織工業的生產跌落了百分之七。七，毛織生產跌了百分之八。九，毛織業跌了百分之九。九，棉紗業跌了百分之二四。八，人造絲業跌了百分之三四。八。因此，即使是官方的統計也表示出日本的國民經濟從一九三八年起已經開始了一個工業低落的時期。

把一般的工業造成製造軍火的工業，對於非軍用品的工業生產的竭力限制，造成了日本在一九三一年與一九三二年也都未經歷過的廣大失業。東京的工商會議所報告，「在非軍事生產部門中失業的人數，單單在東京一處地方就有五十萬以上。」甚至日本的報紙也承認，失業者的總數在一九三九年之初達一百萬。實際上，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失業人數至少有二百萬。因為日本沒有社會保險，因此被拋擲在街頭的工人除了逐漸餓死以外，竟沒有別的生路。

去年，日本的浮浪者，乞丐以及盜案的數量有了大量的增加，這都不是偶然的。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的「二·六新聞」報告說，盜劫與竊案增加了許多。打家劫舍的案子竟這樣多，「據警察當局的計算每三十八家中竟有一家遭過盜劫的。」日本的政府當局對於城市中乞丐的增加深為頭痛，但是除了勸導失業者加強他們的「民族精神」，不要「過度浪費」以外，也想不到更好的辦法來對付失業問題。

日本的統治階級，他們把戰爭的費用都推在一般勞動者及民衆身上，正大規模地削減工資與降低工人的生活水準。厚生大臣木戶和該省的勞動局長成田在今年二月十四日在衆議院中宣佈說，政府擬根據國家總動員法第六條，減低冶金業，機械業以及別的軍火工業工人的工資。一方面，工商大臣也在起草一條法令，「依比例分配制度統制一切日用品的供給。」

在日本，法定的十二小時工作制已經在「非常時期」的藉口之下延長到了平均十四

在它的西戰場上要採取守勢。對此，荷、法、比、瑞的陸軍都相當的堅強，足夠應付。

即使德國單獨對某個國家進攻。然而，關於這一點並不大重要，因為德國尚不能在東西兩戰場同時進攻。德國必首先在東戰場進攻，然後在西戰場進攻。因為只要波蘭陸軍能夠在波森——託倫區域集中，德國決不敢冒險在西戰場進攻。

在意大利顛覆後，不僅西歐國家的艦隊中，空軍和陸軍得以自由進攻德國，並且也可以使南斯拉夫的陸軍攻擊德國；南斯拉夫的陸軍對德攻擊如能得英國軍隊和捷德「義勇團」的援助，自然會造成前捷克斯拉夫或奧地利國內的叛變和騷動。

德國在這樣一個局勢下如不作軍事和政治的投降，則必四面遭遇優越的聯軍攻擊，結果造成「第三帝國」的整個軍事失敗。

德國的革命暴發，甚至任意大利失敗時，也可能被鎮壓下去，即在對德國四面總攻擊時，德國的革命也未必暴發。然而，等到一旦德國人民看出來希特勒的「征服世界」夢想不能實現時，他們才能很快的忍耐不住並喪失信心，進而發動革命，就像在一九一八年的夏秋時那樣。(完)

至十六小時。而有的時候，電火工業的工人甚至被迫日班連夜班地工作。日本工人們這樣說：「我們分不出什麼時候天亮了什麼時候天黑了」這話不是沒來由的。

對華冒險戰爭的延長，不但使日本勞動者的生活水準惡化，而且使城市中產階級與鄉村農民也受了極大的影響。對於原料與半製品進口的限制，對於本國原料用途的監督，對於供給國內市場的非軍用品的限制，已經使城市裏的中下階級廣泛地遭受了破產。為了對中下階級以及一部份高級中產階級的境況有清楚的理解起見，我們必須記住；在侵略戰爭爆發以前，中小工業佔日本全體工業的百分之九六·一，而小商人在全體靠自力生活的人民中佔六分之一。

這一部份人民破產到了何種程度，可以從這裏看出來；在一九三九年之初，單單在東京一個地方，就有三十萬中小廠主與商人，因為原料的統制而受到了失去生活保障的威脅。根據可以得到的不完全統計材料，自從中日戰爭開始以來，中小規模的工廠與商店至少已減少了三分之一。

至於戰爭把農民的狀況惡化到了怎樣的程度，可從一個日本記者的通信裏看出來，以秋田縣為例吧，秋田是日本第一個產煤油與多森林的縣份，而它的橫手區又是日本最大的產穀區和最好的產米區。但是在這個「天堂」裏，那位記者所看到的是什麼呢？向一家農家望一望，他看見：「農民的穀倉裏是空的，馬棚裏沒有馬，而他全部的家畜只有一只豬與三四只兔子。」這個農家是在飢餓線上，而據那位記者的觀察，那裏的農民大約有百分之九〇是陷在同樣的悲慘境地中。這就是日本農村的「天堂」。

日本政府對於農村破產所採取的補救辦法可以得之於農林大臣櫻內對於國會議員的答覆中。這位大臣找不出更好的答覆，只能告議員們說：「農村中勞動力的缺乏，必須用提高農民精神，加強隣里間的友誼，互相幫助，改善耕種方法，以及組織農村工人巡迴團等等辦法來加以彌補。」

不過，廣大民衆的經濟情形雖然日趨惡化，軍火工業與金融界的大老板們的利潤却與日俱增了。不完全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日本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六家大銀行在一年半的戰爭中所獲得的純利共達七八·九二八·〇〇〇元。

在一九三一年，各大公司的純利總數達二六二·九〇〇〇·〇〇〇元，在一九三七年則達一·〇一九·八〇〇·〇〇〇元。

日本法西斯軍閥所掀起的侵略戰爭，把日本拖入了經濟恐慌的深淵，使本來已經很苦的日本民衆的生活更惡化了。(譯自「世界新聞與輿論」)

醉生夢死的生活必須改正

默思。

獻一切於國家的原則，爲了抗戰的利益，我們必須糾正這種頹廢傾向和個人主義，也就是說要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

三、醉生夢死生活的實例

沉溺聲色的：香港的，上海的，重慶的 沉溺貨利的：貪官，污吏，奸商

一、生活改革是：

精神動員的根本，抗戰勝利的條件，民衆解放運動的一部分。

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是精神動員中最根本的最具體能做的事。因爲生活是一精神的根本，所以要改造國民精神，首先必須改正國民生活。醉生夢死的人們，祇看見個人利益，祇進求眼前享樂，就必然的要走到自私自利苟且偷安意見分歧的路上去這些傾向，對於需要全國人民犧牲一切積極奮鬥的抗日戰爭，是完全違反而非常有害的，爲了抗戰的利益，必須澈底的糾正它，但這些傾向的根源，在日常生活之中，所以要糾正這些傾向，就不能不從改正生活做起了；這就是說，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乃是國民精神總動員的根本工作，也是爭取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綱領中拿改正生活作爲精神改造的第一件事情，是含有頗爲深刻的意義的。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之不合於現代環境，是國家被限制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狀態中的必然結果，所以國民生活方式之改造，正是中國革命的一部分。總說在七年以前，早已開始提倡新生活運動，今天精神總動員中的生活改革，毫無疑義地應該繼承新生活運動的傳統，中國解放運動的一部分。

二、什麼是醉生夢死的生活：

沉溺聲色貨利；和頹傾向與個人主義

什麼是醉生夢死的生活呢？與綱領上說：就是沉溺於聲色貨利的生活。沉溺聲色，就是恣情於耳目口體男女之慾，但求個人眼前的享樂，不惜於這種生活，不知錯誤，不能自拔。沉溺貨利，就是唯利是圖，見利忘義，自私自利之念，蒙蔽天良，但見個人的利益，不顧民族的利益。前者屬於頹廢的傾向，後者是絕對的個人主義。頹廢傾向與抗戰所需要的積極精神不相容，而個人主義則尤其違反實

抗戰已經走進了最重要的時期，可是醉生夢死的現象，還沒有改過來。在上海，香港的一高等華人，在重慶以及其他後方城市的上流社會中（包括資本家、商人、公務人員、小資產階級等等）還有許多人過着奢侈享樂的生活，各地的賭場、舞場、妓院、酒樓、生意比平時更加旺盛，一九三七年海關報告洋酒、洋煙、化妝等奢侈品之進口額，達一萬三千萬元，有人統計大轟炸前的重慶一日間宴會費用有二萬九千元，所費時間有三萬七千小時，他在十八家戲院、歌場的娛樂費用，每月有二十萬元，這是沉溺聲色的例子。政治上還有中飽私肥、貪贓、扛法的情形，商界中還有屯積居奇、販運敵貨的現象，這是沉溺貨利的例子，國家由此所受之損失，更其不可計算。這一切，都是抗戰中絕大的弱點，我們應該竭力克服它。

四、爲什麼要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

適合戰時要求，適合民族利益

爲什麼要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呢？概括地說，因爲這種生活不合戰時要求，違反民族利益，它一面造成苟且偷安的風氣，取消積極鬥爭的精神，一面又引起財富的浪費，社會的財富，被少數人用來追求個人享受的多一分，就是提供國家用作戰爭費和建設資本的少一分。敵人在佔領地內，遍設賭場妓院，施行毒化政策，就是要麻醉我們的心靈，斲喪我們的生活力，消滅我們的抗戰意志。歷史上一切國家和朝代的覆亡，每與其統治階級上流社會的窮奢極欲醉

生夢死的風氣分不開，羅馬後期，宋明末葉，都是如此。但是相反的，蘇聯人民，却在極惡劣的環境之中，節衣縮食，省下錢來買機器，建設了嶄新的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抵制敵人的毒計，接受歷史的教訓，學習蘇聯的榜樣，一句話，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

五、特別提出：

醉生夢死的生活是漢奸妥協思想的社會根源

現在我要特別提出，醉生夢死的生活，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引人走向種種罪惡的自然的邏輯的階梯。從來昏淫失政的君王，總是橫征橫斂於人民，而窮奢極欲的生活，又往往是產生貪官污吏的主要原因。各種的歷史條件，規定了中國的抗日戰爭，是長期的隨之也是殘酷的戰爭，需要全國人民毫無保留地貢獻一切於國家，和堅忍不拔的奮鬥。沉溺聲色，但求逸樂的人們，熬不過這種痛苦，提不起這種精神；沉溺貨利唯利是圖的人們，不願意犧牲個人的利益，甚至於爲了保全或追求個人的利益，而出賣了民族的利益。他們祈求和平，主張投降，破壞抗戰，從抗日戰線上退下來，變爲妥協派，做了漢奸。所以醉生夢死的生活，可以說是產生妥協思想漢奸敗類的社會根源。這樣看來，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正是鞏固戰線堅持抗戰的根本辦法。

六、生活改革的目標：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總結起來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含有三方面的意義：第一、要消滅苟且偷安的風氣，提高積極奮鬥的精神，以適合戰爭的需要。第二、是縮小個人利益，個人幸福的要求，使它服從於國家民族的利益。第三、是省下人們用以追求聲色貨利的時間精力，省下全國用於戰爭以外的人力物力，集中於一個方向，發揮到最大限度，而用之於爭取民族生存之抗戰。我們的生活原則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

七、怎樣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

第一、改正之事項

以上都是說的「是什麼」與「爲什麼」，以下要說到「怎樣做」的問題。怎樣改正醉生夢死的生活呢？這個問題應該分三方面來看，第一是改正之事項。第二是全國實施的辦法。第三是個人實踐問題，現在我們依次來答復這幾個問題。

關於第一個問題，改正之事項綱領中實施之事項一段，舉出四件具體的事情，一、整飭國民的日常生活，取締一切不正當娛樂。二、禁絕奢侈虛糜，及一切無謂浪費。三、限制消費，減少奢侈品之輸入。四、勸導國民減低生活水準，實行普遍的緊縮。這四點，可以說是生活改造的根本事項，具體而富於實踐意義。除此之外，新生活運動關於衣、食、住、行的種種執範，都是針對着醉生夢死的現象。而提出的合理的健全的生活準則，我們要把新生活準則中沒有做到的部分，切實做到。

八、第二全國實施的辦法

關於第二個問題，全國實施的辦法綱領中，所說到的精神動員種種實施辦法，與民衆運動的一般原則，都可以應用到生活改革這件事情上來。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一、一切宣傳機關包括黨部文化團體，言論機關等，應該竭力的抨擊醉生夢死的生活，反對頹廢傾向與個人主義，提倡艱苦奮鬥忠於犧牲的精神。二、黨員公務人員全體青年全體軍人，各界領袖，家庭，應該身先改正錯誤的舊生活，實行合理新生活，進而領導其周圍的羣衆這樣做。三、一切黨部政府、軍隊、團體、應該以創造計劃、推行生活改造運動爲經常的主要工作，貫徹於所屬分子。四、以上這一切辦法來，提起國民良知的自覺，相互勸勉，自動實行。四、最後，運用行政辦法，法律裁制，來補救宣傳教育之不足，如禁止奢侈品進口，重徵奢侈消費稅，嚴懲貪官污吏，取締高利重租，停止賭博鴉片種種。

九、個人實踐

有決心 有毅力

關於第三個問題，個人實踐問題我們是公務人員，是知識分子，我們應該毫不遲疑地首先改正我們生活當中的不良習慣和錯誤傾

本刊特約通訊

十二師衛生連 (來自中條山)

高天

十二師衛生連，這一支「中國之友」領導的宗教性的隊伍，在抗戰中，始終堅持火線救護工作，創造了特出的光輝。

這隊伍的前身是雷鳴遠神甫領導的「公教救護隊」，在長城戰爭與綏遠戰爭時代已為中國反侵略戰爭盡了最大的努力。「七七」全面抗戰展開以後，雷神父又把「公教救護隊」重新組織起來，到華北前線上服務。

陸軍第十二師，有着光榮的革命傳統，最初係由故朱培德將軍領導參加革命的雲南軍隊，抗戰初起即由豫北上參加；在保定附近作戰時「公教救護隊」也在同一區域內活動，為着部隊上需要，雷鳴遠神甫與唐淮源師長進行協商，決定「公教救護隊」正式加入十二師，改組師的衛生連。

二十六年十月，十二師衛生連便開始以宗教姿態出現於戰場，成了全國軍隊衛生隊中最特出也最健全的一個。從平漢線到正太路，娘子關，晉東南，到晉南的中條山裏，堅持着長期的愈益艱苦的鬥爭，這中間每一次或大或小的戰鬥，他們從來沒有放鬆過一次工作。轉輾數千里行軍，年老的雷鳴遠神甫領導着全連弟兄，每人一雙草鞋，隨着大隊去。他們從來不曾落伍過，無論是冰天雪地或則酷熱的夏天，從河北的原野通過太行

山脈，進入廣大的中條山裏。

因為這是宗教性的組織，全連弟兄都是天主教友，無論在急行軍或激烈的戰鬥進行時，也不會忘記他們的日課——誦經，禮拜，彌撒，祈禱，為抗戰勝利而日日祈禱。

有一部分是雷神甫自己創立的兄弟會中的教友，他們無論什麼時候穿着黑紗教服，工作時也是一樣。全師弟兄對這般奇怪裝束的人，特別感到興味，親熱，愛護和崇敬！

以宗教精神支持工作，當然是不避艱苦的，在火線與士兵同居，其甘苦。平時以慈愛使戰士感到溫暖，戰時則以大無畏精神冒彈雨於戰場間山頭上，搶救傷兵和把死者往後方移運。十二師戰士們愛看衛生連的紅十字，尤其是老連長雄健的步伐和慈祥光輝的臉，看到了他們，他們便興奮，快慰更勇敢地向前。而每次戰鬥，衛生連的紅十字，老連長的慈容必出現在戰士們眼前，作為鼓舞前進的信號。十二師之所以能夠常常保持勝利，精神上的督戰者——這般宗教家們——不能說是沒有功績的。

二十七年九月，雷神甫應最高當局召赴武漢，進行組織更大規模的服務團體——華北戰地督導民衆服務團。離開了他們的衛生連，渡河南去，連長職務交給一位「魯道兄

向，在羣衆中起模範作用。要充分實現這個任務，必須具備幾種主觀條件：首先要有決心，要絕無留戀地向自己的習慣和傾向鬥爭，因為我們中間的大多數出身於所謂小資產階級，或多或少地帶着奢侈享樂的習慣，和個人主義的傾向。其次要有毅力，要能持久地努力，慎防自己故態復萌，所以要時常檢點身心，防微杜漸，勿因小的錯誤而任其滋長，反之，正要在初萌之時加以革除。末了，在一切集體生活社會活動當中，要關心朋友，接受規勸，因為任何人都難免有不留心犯錯誤的時候，祇有大家互相關心與勸勉，纔會彼此都「知道」和「力改」。

一〇、結論

結束可且自私的舊生活 創造新中國的生活軌範

偉大的抗戰正在向前發展，中國已經走進歷史上最重要的時代，抗戰中最艱苦的階段已經到來，我們應該改正頹廢傾向，除掉個人主義，提起精神準備接受最痛苦的生活，準備進行最艱苦的鬥爭。我們一時的痛苦，是全民族永久幸福的條件，熬過了這一段痛苦的路程，前面就是勝利的坦途了。偉大的抗戰，將使我們的國家脫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狀態，走進獨立自由幸福的時代，也將結束我們苟且自私的舊生活，我們要在最痛苦中創造新的生產軌範，刻苦的、嚴肅的、無私的、積極的，不是資本主義世紀末的糜爛生活，不是封建社會的落後生活，而是充滿自由中國開國精神的健全的進步的生活。

弟一代理。今年一月，雷神甫率領着華北督導團到中條山內工作。經過重慶時邀來一位比利時籍的丁谷鳴神甫（Don Vincent de Paul Meites）介紹給唐師長委他擔任衛生連連長。

又是半年，十二師衛生連在友邦教士的領導下更加興奮地進行神聖的火線救護工作。

衛生連全體官兵共計二百四十七人，三排担架隊，一排看護兵，不久以前撥了一排担架隊到十二師野戰醫院去服務，連裏積下了一百九十人；他們的工作很廣泛，救護傷兵，病兵，還要照樣地救護區民衆的傷病，因此，人數不夠分配了，他們便派人去游擊區內徵求教友來補充，於是從晉北，從河北，從太行山區，有了幾十位教友在炎夏中奔波，通過敵區向中條山內趕來。

他們的救護工作異常認真，有醫院，有收容所，一切的設備遠勝過其他部隊的衛生連，衛生連的經費是有限的，全連薪餉衛生材料費，辦公費，每月總共祇三千元左右，而他們的實際開支，僅僅材料一項便要超過規定經費的總額，因此，十二師衛生連全體官兵，從二十六年十月起，祇領火食費，餘下的一大半款項全部移去購辦材料充實他們的醫院和收容所。

從今年一月到「四月總攻」，到六月敵人的「六次掃蕩中條山」，十二師衛生連先後從火線上抬下八百多重傷的戰士，在收容所施行過救急手術，然後才送到野戰醫院裏

。這半年間，丁谷鳴連長也和雷連長一樣，親自在火線搜索，親自動手抬，無間風雨，更不願彈雨的橫飛。他們所不同的一點，就是丁連長年輕有力，更吃得起苦，更耐得起風霜。

丁谷鳴連長才祇二十七歲，是比利時國的那慕爾（Namur）人，他有一個天主教的家庭，屬於本篤會，（歐洲最老的聖教會，有一千七百年歷史，一萬多教徒）。

比利時的徵兵制，不允許任何一個比利時人站到兵役隊外去。然而天主教的修士是不能當兵殺人的，國家便把他們編入衛生隊，這和他們的教義最吻合，不殺人，而且從生死邊界上救回生命。丁谷鳴正在兵役年限內，在祖國，也就是一個衛生隊的隊長。他主持十二師衛生連，是最適當不過的人選。二十五年的冬天，丁谷鳴神甫繞道東北

來華傳教，經過長春，瀋陽，目睹日本軍隊奴役毒害我同胞，和武裝移民的情形，正義感激起了他們的憤怒，發誓要以全部力量對付這些人類的公敵，後來，他們到四川南充西山勸成修院做修士，眼望着中國的進步，中國民衆的可愛，更決心為中國解放事業而奮鬥。

現在，他對付人類公敵，為中國奮鬥的機會到了，他興奮熱烈地為實現自己的志願，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來。

他的父親和哥哥都是虔誠的宗教家，同時也是中國的同情者。他哥哥最近寫信來，說：「我不能和你一樣站在中國反侵略戰爭

的火線上服務，但也不願放棄為反侵略戰爭出力的義務，聽說中國前線上的醫藥很缺乏，希望你們把需要的藥品名稱盡量開出來，我一定很快買了給你們寄去。」

說到醫藥，在前線確實很不夠用，十二師衛生連的大部藥品便是全連官兵以教會的關係募集而來的。

中條山戰事激烈的時候，記者找到十二師衛生連，訪問這位比利時籍的中國衛生連連長。

他正在村外指揮担架隊把一批剛抬下的傷兵送到收容所去，一面和一個請他治病的村民在談話。

丁連長有着英俊少年的風度，體格健碩而面孔溫和慈祥有如聖處女，給人以可親的感覺。藍鞋，草綠軍服，裝束完全像中國一個大兵。

談話時，他頓頓為醫藥缺乏而嘆息，他認為醫藥的藥很簡單，戰場上疾病蔓延的問題固然很嚴重，但病種不多，這是一般的現象；在晉南，蔓延最廣的是痢疾和回歸熱，病種愈簡單則醫藥愈感缺乏，因為需要的藥就祇有那幾種。

「中國和比利時同是反侵略國家，我參加了中國反侵略戰爭，也就是為祖國服務。即使祖國也發生戰爭，我也不準備回國，因為在這裏，也正做着同樣神聖的工作。」

為着正義，為着反侵略，他堅決地獻身於中國的抗戰；現在，他正在中條山裏為他的神聖的使命永無休息地忙碌着。六，三十，中條山。

江前線。

來自富春

俘虜第六號

河野訪問記

陸 珏

將近午膳，接得××隊的電話報告，說又是俘虜一名送來，刻已由蕭山向司令部解來，正在河上店至樓家塔途中。

當然我們在司令部裏的人，消息比其他要靈快得多。

我忙不及的將日記簿上特關的俘虜欄內，立刻佔上一個位子，下面便是等待着這活寶貝的來臨。

墨斗山上的叢林，受着西洒陽光，更顯得巍然而美麗；石磴道上魚貫着一羣沐山水浴的歸來者。陽光從威脅的而目漸漸消弱變成死灰，終於在牛頭山脚的溪流中失却光輝。

山水浴的歸來者，擁住一乘在富陽極茶時髦的三板橋兒，轎伕們似乎已經知道了將到目的地的緣故，所以兩條腿扯開了同飛一樣跑得很快，二個全副武裝的兵士幾乎跟不上來，轎裏坐的是一位日本人通譯員河野聖。

我打量他身上的白布學生服，他赤足，蓄西髮，從他這將近長到四寸的西髮上看來，他一定是一個部隊內的軍屬之類。他一路嘴角裏哼着，臉上笑容畢現，我真猜不出他是苦，還是樂。

在轎伕們的疾馳中，河野漸漸在我的眼簾中消失。

次日，專誠到司令部裏去會會他，——他仍舊住在一間指定俘虜住的屋子內，因為俘虜接踵而來，所以這間樓房簡直是沒有一刻是空着的。

我和一位台灣籍的李同志去看他，他那時不穿上衣，只穿一件汗背心，我們照例說了一「可思尼起話」，他立刻答以一笑，我們便開始談話，他憑着上海三年又半的歷史，能操不流利的浦東話，但總不免多着故障，幸虧在傍有李同志担任翻譯，一切就沒有問題了。

「儂(你)叫啥(什麼)名字？」

「河野聖」。

「啥(什麼)地方銀(人)？」

「日本九州宮崎縣。」

「完湯羣富田村」

「今年幾歲？」

「泥求乙起才(廿一歲)」

他聽到(什麼)兩字便覺得奇怪，嘴裏就

(什麼什麼什麼)的念着，終於不懂(什麼)兩字是什麼解釋(因為上海話實無此句)，李同志馬上用日語向他解釋，他才用上海話回答

「請你報告你被俘虜的情形？」

這一下他為難了，因為被俘前後情形很是複雜，用日語講述我又聽不懂，用筆來敘述又不十分明瞭，所以決定請李同志將全段翻譯講述。

「本來是在上海××洋行寫字間裏做事的，月薪是三十元，這樣便很平平的住下了三年半，四月七日從上海到了杭州，在田村部隊所經辦的製冰廠內充當技師兼三等通譯員，在杭州薪水是每月九十元，廠址是在閘口草橋門。近來每日在公暇的時候常常在附近出獵，昨日照常單獨携槍到草橋門田野打鳥，遇到了×××他是近來最投機的小朋友，今年才十九歲，因為像這樣誠摯的中國小朋友，實在是很少的。所以我每晚出遊，必在他家裏坐着閑談的，抽着紙煙，渴着中國的新產綠茶，氣味是多麼的醇厚，那裏曉得好事多磨致生禍殃，昨天正在和×××談着關於支那風俗的時候，突然闖進了許多執着手槍和木壳槍的游擊隊，那時我也沒有數他，但至少是十二名以上，他們毫不怠慢把我捉住，用繩子捆了我的雙手，我一些也不掙扎，他們說走，我就跟了他們走了。」

他一邊講，一邊老是抽着烟，談一句笑一笑，表情極自若！

「那麼你在被俘以前的期望怎樣？」

我又問他。

區通訊

浙西游擊

哨子，歌浪，沸騰的人聲：集合了！

——紀念「八一三」的序幕，在浙西××——

秋依

Z. S. 現在是十一點鐘，要是立刻就睡，那末今晚還有三個半鐘頭的睡眠時間留給我；但是我底每一根神經纖維都像拉到極限的彈簧一樣，怎麼能漫遊幽然的夢境呢！不自制地我提起筆來，我的準備是「通宵不寐」；雖然明知這會更有礙於我衰弱的身體。

爲着熱烈地紀念「八一三」，我們處在極度的緊張中，我相信雲山遙隔的你們，一定也同樣被這工作占有了全個身心。可是我也相信我們比你們更興奮，因爲我們是在距離敵人只有三十來里路，敵人底汽艇，一個半鐘頭以內就可以到達的游擊區，而且六天以前，這裏正被敵機殘酷地轟炸過。所有這一切，算得什麼呢？我們底工作，正在不折不扣，甚至超過預計地按照原來的計劃進行着，羣衆的情緒有如燎原的火絨，啊！我幾乎爲這種盛況激動得瘋狂了。

半個鐘頭以前，這華貴的大屋子——過去，一個逃到上海去，脫離抗日陣線的資本家底公館；現在，我們底隊部——裏，滿是人，朝氣勃勃的男女青年。大廳裏，響亮的歌聲，繞着射出強烈的白光的汽油燈迴盪，勢將光圈以外的黑暗全震懾住了，這是青

年救國團團員在練習航空建國獻金的通俗歌；這此歌曲是我們按照幾隻大家會唱的譜配詞的。（註一）二廳裏，婦女會會員在排着「有聲電影」，（註二）閒着的像比排戲的更忙，她們活潑得像小魚一樣，穿來穿去，一會兒進，一會兒出，自己團體排戲怎麼可以不看呢？可是歌聲又如糖果對於小孩子一般引誘着她們。婦女日校的學生圓瞪着眼，一動不動地凝望着白布上的黑影。它們逃難，它們襲擊敵人，這些「女看客」中忽然發出不自禁的贊嘆：「真像！真的清清楚楚！」

羣衆漸漸地散去了，一部分婦女會會員却留在這裏，她們和其他的會員一樣，有最高的興趣，要參加明天早晨三點鐘的晨呼，但是家庭不允許她們深更半夜跑出來，也不允許驚擾家人的睡眠，於是我們的解決方法是睡到我們這裏來，反正房子大。現在，我底身旁，輕勻的鼾聲滲透了岑寂，半截洋燭豎在我這信箋旁，微紅的燭光照在他們恬靜的臉上，最靠近我的是今天下鄉宣傳在「八一三」之夜劇中扮演張大嫂的英，一天的疲勞使她睡得更酣了：我奇怪自己怎麼能支持

「在家裏——日本——還有祖父，母親，姐，我只要在上海的收入，能夠應付支出，安逸的度着生活，至於在支那打仗的失敗消息日本國內人民在軍閥的矇蔽下，是一些也

不知，因爲我最近曾通過家信。」

「你被俘後感想又怎樣？」

這時候他拿鋼筆在紙上寫了，

「倘若死的話，算了。不死呢無論不則回日本當日本的國民，願永遠在中國做支那人。況且今天十二月就要應徵入伍了。」

他又接上一支香煙，由詢問的獲得，知道他每日至少要抽三包十枝的香煙，在抗州每月收入合有一百二十元之多，結果也是化費完了而已。

末了要他唱一個日本歌，他答應奏一個日本曲，我遞口琴給他，他吹着思鄉的曲子，全室頓時靜寂。

從樓窗的西南角傳來了……復興中華民族！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我們就在這戰士的怒吼中，向他道一聲「殺嗜——那拉——」而退出這竹林的一角，歸途中時計已猛擊八下。



這樣久，今天黃昏我才和別的廿幾位同志從作爲臨時宣傳據點的××鄉回來。你相信嗎？因爲我的貧血和神經衰弱，平時就是白天也儘是打瞌睡呢！

一想到明後兩天的晨呼將有五百個羣衆參加，包括鎮上所有的團體機關——省政工隊，縣政工隊，青年救國團，戰時工作隊，婦女會，兒童生活團，救護隊，店員救國會，區署，鎮公所，商會，偵緝隊，我的筆像要從紙上跳起來似的。兩張晨呼的口號單，躺在桌上，一個個字在我眼前跳動着，我勢已聽到五百羣衆的怒吼，看到五百張軍號一般的圓口。同志，你該不會說這是一種渺小的工作，想想吧，我們，這五百顆燃燒的心，這五百個融成一片（像鑄成一塊大鐵一樣）的聲音，將喚醒沈於黑暗裏夢幻的同胞，起來，迎着燦爛的朝陽。

你要知道我們的口號嗎？把口號單附在下面吧！怎麼我老是聽到悲壯的呼號呢？去吧，把它塞進信封裏，唉！它騷擾得我簡直不能再寫下去了。（一張有意義的口號，篇幅限制略）。

真是一件有趣的事呢！不是我底錯覺和幻覺，不是這口號單成活了的。而是真的，當我寫到這裏，有一小隊青救同志已經高唱着進來集合了。我舉起鼓給他們看，十二點半！大家笑了，被喚醒的婦女會會員沒有說一句怨言，也跟着笑了。啊！多麼可愛的年輕一羣呀！

他們不願意再回去睡了，小聲地談着話

，再過一些時，就要出去發動羣衆，我必須摒除這輕微的騷擾，繼續寫下去，在出發晨呼之前，完成這封信。

讓我簡單地報告你我們紀念「八一三」的總的計劃吧！否則我真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停筆了。明天有人到公路以西去，我不能錯過這個機會——迅速地將這封信帶到後方投寄。

爲着紀念八一三空軍出動，航空建國獻金成爲我們的中心工作之一。這，我們分兩方進行，第一，求其量多，由全鎮各業公會和鄉鎮公所認捐，到今天已集到九百元，我們原來希望的標準是一千元，但現在，雖然鎮上經過一度轟炸，估計彙齊後仍將超出原定標準三四百元。第二，求其普遍深入，意義是宣傳重於捐募。十三十四兩天，婦女會捐募隊担負全鎮住宅；店員救國會担負全鎮商店；兒童生活團的兒童隊站在通衢要道的口子上，他們底任務是向「上街」的鄉下人捐募。這種是背竹筒的募捐，兩角好，一角好，甚至幾個銅板也好，只要捐募者懂得航建獻金的意義。我相信前幾天鎮上慘被敵機炸傷四十餘人，毀屋六十餘間的悲憤的經歷，反會對這工作給出有力的幫助。敵人的打算錯了。

三天的下鄉化裝宣傳到今天已經完成了三分之二，用另一種方式說，還有明天一天。省政工隊婦女會同志除了協助青救團，工作隊演劇外，還担任了先遣隊，佈置會場，發動羣衆，向羣衆作初步的宣傳，等待着主

力軍的到來。

明天（十二號）晚上，一個空前熱烈的遊行將震盪全鎮，是怎樣動人的景况呀，同志，請你閉着眼睛想一想吧！火炬跳動的光芒夾着飛機燈的輝煌，火的行列！真理的標幟！

紀念會將有兩次，十三日清晨，接在晨呼之後，當玫瑰色的晨曦啓示着光明的時候，一個嚴肅的各機關各團體的「八一三」紀念會將舉行了。羣衆大會則在晚間召集，各工作團體羣衆組織都有表演，連素來在各種紀念會中默默寡言的偵緝隊也自編了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活報，內容是活捉烏鎮偽區長的經過，他們在四個鐘頭之前，（不，現在該說是昨天晚上了，）還打電話來要求婦女會派一位同志去担任角色。

同志，每一件事，每一樣工作都是一宗興奮，請告訴後方的同胞們，游擊區的同胞在敵人不斷的威脅壓迫下，並沒有忘了祖國，相反地，他們願意爲祖國獻出一切，甚至生命！

嗚呼，歌浪，鼎沸的人聲，集合了！同志，我要將自己投入這熾熱的洪爐裏去！

（註）所謂「有聲電影」，就是在白幕布後高低地掛着汽油燈，人在幕後表演動作並且說話，台下就看到黑影子在演話劇。

八月十二日晨二時半

三 老黑馬

序

在知道故鄉被炸，還沒有接到她的信的時候，心里被一種什麼沉重的東西壓制着。明明沒有想她，什麼也沒有想，可是心裏被那沉重的東西壓制着！辦公的時候，我提起筆寫：「親愛的同胞！」心裏被壓制着！上課的時候，我賣力地講：「第一個階段，敵強我弱，敵人戰略進攻，我

「把那匹老黑馬騎來吧！」
我徒步走去，
又徒步走向：
踏着朦朧的月色，
踏着崎嶇的山路，
那僵蹇的老黑馬被忘記了！

山路上，
月色黑，
山的影子，
樹的影子，
村落的影子，
像我的心一樣；
我的心，
像那衰邁的老黑馬一樣！
但是那老黑馬被忘記了！

抬頭望天，
月亮在密雲里顫動，
雲色黃得像牛油，
也濃得像牛油，
月亮要從這牛油中間走過！
月亮就是我的心，
像疲勞的老黑馬，
在亂山里顛簸！
但是老黑馬被忘記了！

不是夢見過像氾濫的黃河麼？
不是夢見過像燦爛的花朵麼？
醒來的時候，
看不見黃河的波瀾，
也沒有花朵的溫馨！
聽吧，

我的心，
像困乏的老黑馬在喘息。
那被忘記了的老黑馬！

月色里，
山路上，
我唱着我的歌，
歌聲是粗亢的。
從山谷的回聲里
我聽見一匹老黑馬，
在昏茫的夜色中間走過，
那被忘記了的老黑馬！

叫你騎回來的老黑馬呢？
「我忘記了；」
不，我騎回來了！」

四 夢

「如果你沒有那雙眼睛我就不愛你了！」

說這話的人，願她平安！她帶着我的孩子，自然也是她的孩子，帶著故鄉的讀過三天半書的女孩子們，從一個偏僻的內地逃到不知什麼更偏僻的內地去了！故鄉，如今變成了淪陷區！

人是容易想起自己的眼睛的吧，尤其是在西北的大風沙里，江南的砲火聲里；尤其是一個和青春告了別的人。

偶然想起了，偶然碰見了，它們細小，渾濁，無神；和我這個人不像是被愛過的人一樣，它們也不像是被愛過的眼睛了！

十幾年前，曾經看見過我的眼睛，那是從她的眼睛里看出來的。

不知是幾千人或是幾萬人的會場，不知是白天還是晚上，甚至於忘了是在南京還是北平，那些事情，我從來不放在記憶里的。

我坐在一個角落裏——我永久都是坐在角落裏的，她坐在另一個角落裏，她和我，就像她和我之間的無論什麼樣，那時候，都是遠隔遙遙……

在空襲的夜晚，你看見過探照燈搜索遠匿在高空的密雲里的敵人的飛機麼？一道一道的白光穿過昏黑的夜幕像一隻巨大的手爪，伸進那暗雲深處，把那些小小的轟炸機，戰機什麼的，一把就抓出

們……」心裏被壓制着！有一天早上，上課去的時候，平羽說：「你就便把我們那匹老黑馬騎回來吧！」這當然好哩，省得我走十來里路。上了一整天課，我累極了！拖着笨重的脚步回來，時候已經很晚，一個人在山崗上走着，更覺得壓制的東西沉重，快到家了，才記起沒有騎馬！

晚上，睡不着，作了這首詩。自己知道這情緒不好，可是也無法變得好起來，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尚何言哉！

來了，像雄糾糾氣昂昂眼明手快的警察在人叢中捉住一個瘦小的藍襖的小扒手的衣領。

青春的狂妄正是我今天所缺少的；然而在那時候，我相信每逢男女雜處的會場，我總在用我的探照燈向青天白雲中搜索；雖然我不知道我所要抓住的飛機在不在裏頭和她究竟是誰。

從東移到西，從南移到北，我的探照燈像一葉輕快的小艇在蕩漾的春波中悠游，容與，怡然自得的時候，突然在不曾注意的地方，碰到了一個危立的礁石。人生在世，就像在冬天的莫斯科的冷昏的街道上走路稍不留意就會栽倒。不過這裏，請放心，我並沒有栽倒；倒是找到了我所要抓住的飛機；同時我也正做了飛機，被別人的探照燈抓住了。

那個人就是她。

本 期 要 目

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基本觀點……江上
停在但澤的火車上出了亂子……智 子
未來世界大戰戰略預測……沈默譯
陷於恐慌中的日本戰時經濟……欽洛譯
醉生夢死的生活必須改正……默 恩
十二師衛生連……高 天
俘字第六號——河野訪問記……陸 扶
哨子，歌浪，人聲：集合了……秋 依
蟬娟（續）……紺 弩
努力耕耘慶祝 收（封面木刻）……萬湜思

孀婦

(續)

付琴

天哪這是真的麼？這簡單的廣播，傳給我的是這樣一個消息麼？

這是真的麼？那全城的人，男女老少，我的親戚，朋友，熟人，都完了麼？那些人們，有許多我會經厭惡過，憎恨過，惡味的臉，狡猾的眼睛，猙獰的身體，頑固的心……然而現在想起，他們是多麼可愛呀！他們才真是一些無辜的純良的人啊！

這是真的麼？我的愛人，我的妻子，我的最好的朋友和同志，那和我在一塊兒生活了十幾年，共同開闢了自己的道路，共同嘗過了人生的歡欣和苦難的人，那唯一能够理解我，信任我，督促我，鼓勵我，而又原宥我，撫愛我的人，那像一盞綠燈一樣，在人生的血海里照耀着我，召引着我的人，竟連「再會」也來不及向我說一聲，訣別的淚也沒有流一滴就帶着她的孩子去了麼？

我的一歲半的孩子，再不指那餅乾盒子要東西吃了麼？每天早上再不和屋簷上的麻雀一道兒吱吱呀呀地叫了麼？她那細小的骨頭，柔嫩的肉，那無邪的，一片天機的狀態，都做了死神的「牙祭」麼？戰爭一開始，她的媽媽就和她的爸爸商量：這偉大的戰爭必須耗去無數的生命。我們活過幾十年苦熬哀樂都受够了，就是死也沒有什麼遺憾；但是這孩子還只剛剛出世，完全不知道人生是什麼；她需要活着，應該活着，至少我們中間應該有一個人為她而活着。戰後的中國將是個新的社會，而她們將來是那新社會的主人；如果不為後一代人的幸福，這戰爭的內容就會貧乏得多的吧！不錯，她的媽媽和爸爸，現在還有一個人活着，可是她自己却沒有了！那無助的小生命惹過誰呢？犯過什麼罪呢？我向遙遠的天邊發出這倔強的疑問。

我不是什麼英雄，也不是什麼志士，至少我的感情不是的；我是一個人，一個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人。我愛我的妻子，愛我的孩子，愛我和我的妻子，孩子構成的家。我願意幸福，願意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家幸福。我還只三十幾歲，應該還有幾十年好活；我的妻子比我的年紀小，孩子自然更小；我不願意她們在我之前死去。尤其是孩子，我要好好地讓她長大，好好地教養她，讓她長得像一朵花一樣；讓她的性格，知識，思想，能力，就是在未來的她們的社會里，也像一朵花一樣。我知道，這多少是一些幻想而且很自私的。但這幻想，這自私，却正是我的心靈的實有物！中國有多少像我這樣平凡的人，有多少這樣的自私的幻想呀！故鄉，那古老的城里的人們，我熟識他們，理解他們，他們全和我一樣，我幾乎可以一個個地數出來！可是現在那殘酷的魔手給我們把這些東西一齊毀掉

了！

大概過了一個多月吧，我的心像橡皮什麼的一樣，什麼感覺也沒有，也不知道日子是怎樣過去的。在這時間中，也許我快活過吧，也許笑過吧，假如有，那是怎樣快活起來的，怎樣笑起來的呢？連我自己也不理解。

怪不怪，我怎麼也沒有想到她們還會活着。那怎麼能够呢，五十幾架飛機，一巴掌大的地方！

多意外呀！我接到一封信，一看封面正是我所懷念的人的筆跡，再看郵戳，是被轟炸以後的日子，我簡直不能說出這是怎樣的一種狂喜！親愛的讀者啊！請原宥我的筆，寫不慣幸福和歡快的感情！總之緊繃着的心一下子就鬆散下來。

那信是告訴我被轟炸的消息，轟炸時候的情形。大致是那油印的廣播消息的重複。她說，除了城牆還有剩下的以外，就都是一片焦土了，另外還說誰死了，誰受了傷，誰的太太，誰的孩子……一大串熟識的人名，在這兒出現名字的人，縱然還活着，也多少有些不幸的事情。至於我們家里呢？房子倒完了，不必說；僥倖人都好好的。孩子已經懂得飛機這兩個字，一有人提起，就不哭不鬧，兩手抓住媽媽，小頭緊緊地貼在媽媽懷里。

信的末尾她還發了一通議論；因為是寫給我的信，議論很簡單，如果鋪張起來，應該是這樣：

日本的空軍是英勇的，它能使我們的一歲半的孩子害怕，能够使這沒有任何防空設備的小城變成焦土，能够使一些沒有地方躲避的人們死傷之後，還能够除了炸彈，除了機關槍彈，除了汽油以外，沒有任何損失，假如「凱旋」的歸途不碰見我們的空軍的話。

可是為什麼只來五十幾架呢？不是就是來五千架，五萬架也仍舊可以毫無損失，一架不少地回去的麼？為什麼還讓剩下一些城牆剩下一些人呢？不是就是把地壳炸穿了。叫螞蟻，臭虫，無論什麼生命都絕種了，底下也沒有人會放一個炮仗的麼？多麼好大逞雄威的機會呀，這才真是「無敵」啊！

不過你要知道：日本皇軍怕咱們中國人沒有敵愾心，拚命地製造，煽發！不是還剩下許多人麼？他們和以往不同了，苟安的，僥倖的，畏縮的，以為鬼子來了只要當順民就可以太平無事的心理不知到哪里去了，沒有人不想吃鬼子的肉喝鬼子的血，他們已經沒有家，沒有產業，沒有墨欠，就是生命也像是拾來的一樣，還留戀什麼，顧慮什麼呢？以前無論怎樣聾嘶力竭地對他們講，許多人的回答。是懷疑的眼光，那樣子叫人擔心鬼子真地會來；現在呢，沒有一個人還需要宣傳，他們什麼都懂，每個人即使最笨拙的都可以自己當傳宣員。……說起來真慚愧呀！這是鬼子的功勞，而且花的代價太大了！

可是她的議論並沒有在我的腦經里引起什麼反應，我已被快慰的情緒弄得不能喘氣了，為了她們的活着。